

季	镇	淮	先	生
紀	念		集	

夏晓虹 编



K825.46-75
X214



夏晓虹 编



20002307

北京 大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镇淮先生纪念集/夏晓虹编 .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1

ISBN 7-301-04382-1

I . 季… II . 夏… III . 季镇淮·纪念文集 IV .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TP 数据核字(1999)第 66706 号

书 名: 季镇淮先生纪念集

著作责任者: 夏晓虹 编

责任编辑: 季 蕾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382-1/G·054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3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小传

季镇淮

季镇淮，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今淮安市）人。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生于县城东二十里之季桥村。家贫，本无进学校希望，中学毕业后，始不可止。1941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同年秋后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兼半时助教，并为私立五华中学教员。1944年研究院肄业期满，考试及格。秋后仍为五华中学教员。1945年春赴重庆，返里东行受阻，为江苏省立临时中学教员。5月复返昆明。秋后兼任五华中学和云南大学附中教员，住昆明东郊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往返城乡。1946—1952年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52—1986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其间，1955—1957年奉高教部派遣为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东方历史语言系外籍讲师，并在科学院鲁迅研究所与普实克教授及中青年汉学家进行研究工作。1979—1984年为北大中文系主任。1986年离休。曾主编《近代诗选》，参加主编《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主编大百科《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分支》，现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韩愈传》（未刊）。在昆明教中学国文5年，在清华、北大教国文、读书指导、散文选、诗歌选、中国文学史等共40年。教课之余，就读书备课或编写讲稿，偶有会心处，即拈出一题，写成长短文章，积数十篇，这就是《文录》的由来。

1991年10月25日
于北大朗润园寓居

季镇淮先生生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民盟北京市委原副主任委员、原组织部长，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季镇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97年3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季镇淮先生，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1913年7月29日生于淮安县季桥村。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1年7月，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读研究生，同时兼任清华文科研究所助教。1944年7月修业期满后，在昆明五华中学、江苏省立临时中学、云南大学附中等校任教。1946年8月至195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直至1986年离休。

季镇淮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他追随闻一多先生，于1945年6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参加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闻先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中，他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司马昭杀嵇康和有关竹林之游结局的一组文章，在严格科学考据的文字里表现了他横眉冷对的抗击。1948年底，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加入了由地下党所组织的党的外围核心组织新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简称“新文建”），主编实际由“新文建”领导的进步组织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主办的《教联报》，并以壁报的形式传播从延安广播里收听到的重要消息，亲自撰写短论，引导师

生认清时局和方向，抵制所谓南迁论。北平和平解放，他起草欢迎解放军入城宣言并远程步行欢迎解放军亲人的到来。于194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起，季先生先后担任民盟北京市支部清华大学区分部组织委员和北京大学区分部组织委员、副主任委员。1958年9月起先后任民盟北京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第三届常委、组织部长，第四届副主任委员，后任民盟北京市委顾问。曾被选为民盟中央第三、四、五届中央常委，第一届、第二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对民盟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心血和力量。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至1984年，季先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全系师生员工的尊敬和爱戴。

季先生毕生兢兢业业，从事于高等教育和文学研究事业。他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他治学严谨，学风正派，追求科学。他经过自己的思考，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并自觉地运用它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在学术上默默地耕耘，扎实实地做学问，从不追求时髦或轰动效应，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丰富的有价值的成果。他曾作为主编之一，编写了高等学校文科部颁教材《中国文学史》，对全国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曾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季先生还主编了《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编委和近代文学分支主编。著有《司马迁》、《韩愈传》、《闻朱年谱》、《来之文录》等著作，《来之文录续编》即将出版。季先生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被聘为龚自珍纪念馆学术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名誉会长，闻一多研究会会长，闻一多基金会顾问，近代文学学会顾问，孔子学会顾问，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顾问。由于季先生工作成绩卓著，1984年，北京市高教局、北京市教育工委向他颁发了“为人民的教育事业

辛勤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1991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季镇淮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宽厚，热情地无私地关怀和培养青年人，在与青年人合作当中，谦虚真诚，尊重青年人的长处，把青年人视为朋友、同事，成为培养年轻人和与青年人合作的典范。季镇淮先生有很高的党性修养，工作勤奋不息，离休以后，他还说离开了工作岗位，不等于离开工作。他在离休以后，陆续完成了一系列科研项目，并多次提议组织力量修订《中国文学史》教材，直到病重期间，他仍关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建设，关注文学研究的发展。季镇淮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进步、革命的一生，是为学术事业不息地奉献的一生，他无愧于北京大学教授的光荣称号，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光荣称号。季镇淮先生逝世后，家属遵照他的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更给他的一生画上了感人的句号。

季镇淮先生，安息吧！您的可贵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目 录

- 小 传 季镇淮(1)
季镇淮先生生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2)

文 辑

- 悼念季老镇淮兄逝世 田乃钊(3)
怀 念 王士菁(11)
怀念季镇淮学长 余树声(15)
思 念 冯钟芸(18)
留在我心中的记忆 吴宏聪(21)
怀念季公 闻立鹏(26)
我和季镇淮先生的交往 李希泌(32)
我对季镇淮先生的怀念 杜 璞(36)
怀念季镇淮老师 杜万荣(39)
怀念来之 郭良夫(42)
怀念季公 王永兴(44)
- 怀念季镇淮先生 呂德申(49)
季师轶事记趣 倪其心(52)
怀念季先生 唐作藩(55)
悼念季镇淮老师 沈天佑(59)
石韫玉而山晖
——深切悼念季来之(镇淮)师 孙 静(61)
回忆季镇淮师 杨天石(68)

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 怀念季镇淮先生 孙玉石(74)
怀念季镇淮师 刘 焰(87)
这故事还要再讲 黄修己(97)
季镇淮先生二三事 曾 钟(99)
忆念季镇淮先生 马振方(101)
本色人生
——来之先生印象 周先慎(104)
追念季镇淮先生 李灵年(107)
我所认识的季先生 毛庆者(111)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怀念敬爱的季镇淮先生 张 鸣(116)
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 陈平原(120)

继往开来 义不容辞

- 记季镇淮先生与“龚学” 孙文光(126)
文史兼治 品业双修
——缅怀业师季镇淮 张 中(134)
要做个好人
——缅怀恩师季镇淮先生 张永芳(153)
以学为乐 以史为志
——季镇淮教授印象 夏晓虹(156)
最后的遗憾 夏晓虹(163)
温柔敦厚 儒者风范
——追忆季镇淮先生 王瑾瑾(166)
千古文章未尽才 郑 勇(172)

忆来之先生 李修生(176)

深情厚谊永难忘	孙敦恒(179)
慈惠众口颂 典型后人师	
——怀念季镇淮先生	张清华(182)
怀念季镇淮先生	袁千正(190)
季镇淮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沉痛悼念文史学家季镇淮教授	范 泉(194)
关于《古史新证》出版的回忆	徐葆耕(209)
怀念季镇淮同志	
怀念季老	金敏之(211)
怀念季老	黄世华(213)
怀念父亲季镇淮	
季和子 季平子 季元 季然	(216)
我的伯父季镇淮先生	季 诺(231)
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来之文录》序	夏晓虹(238)
几代人的事业	
——季镇淮教授谈文学史	夏晓虹(247)
清雅性情 笃实学问	
——记中文系教授季镇淮	周 濂(254)

诗词录

悼念季镇淮教授	钱仲联(263)
深切悼念季镇淮学长	李希泌(264)
诉衷情(挽季镇淮学长)	马达远(265)
怀念季镇淮老师	杜万荣(266)
吾悼吾师季镇淮教授	郭泽霖(267)

敬悼季来之先生 孙文光(268)

唁电唁函选抄

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闻一多基金会 (271)

闻一多基金会会长黎智(闻立志) (271)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 (271)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学会 (271)

民盟中央办公厅 (272)

郑临川 (272)

张 中 (272)

邵寄声、郭寿龄、毛鼎来 (272)

陈儒珍等 (272)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韩愈研究所、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张清华
.....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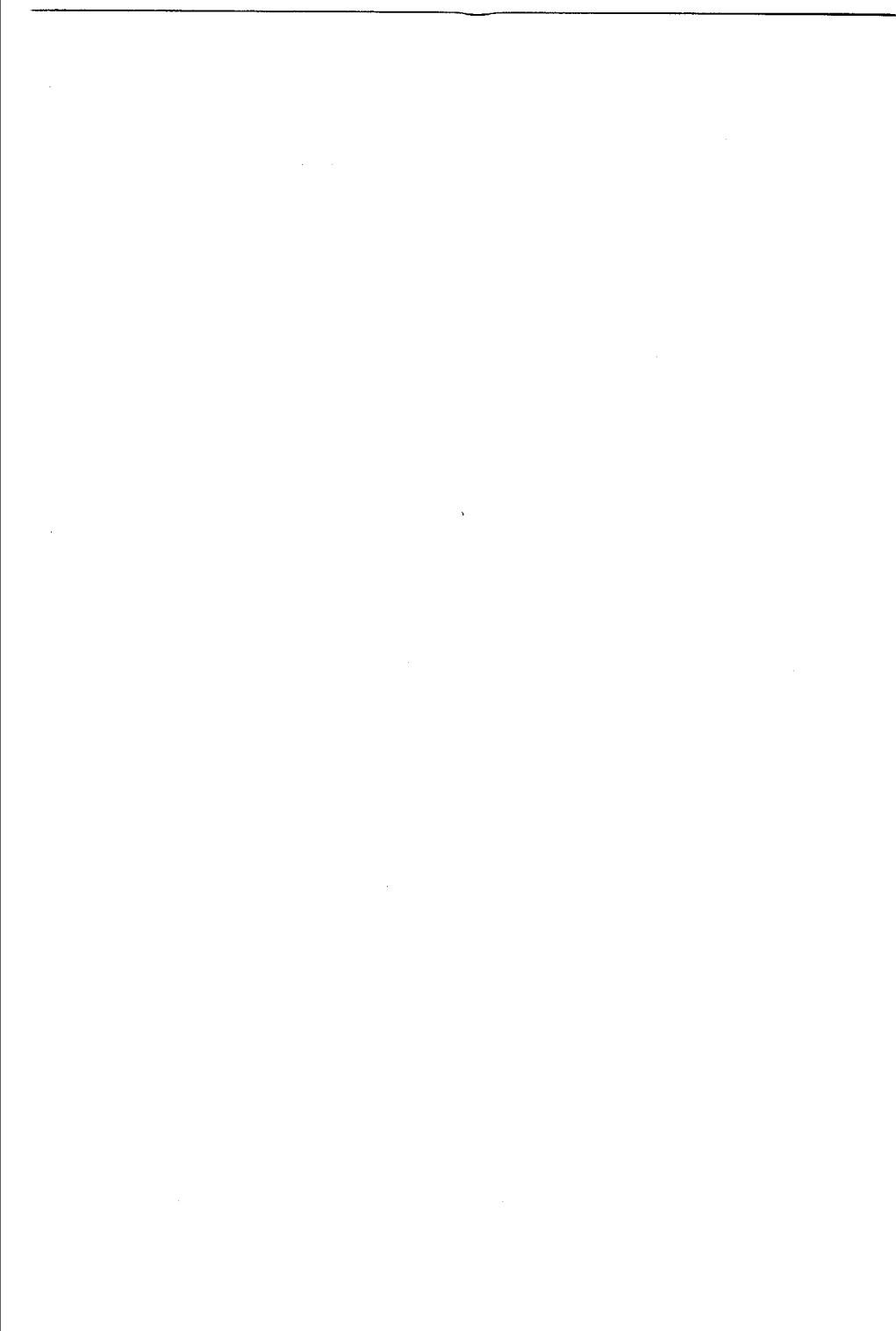
浙江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全清诗》编纂筹备委员会、朱则杰
..... (274)

费振刚 (274)

李岫 (275)

后记 夏晓虹(276)

文 辑



悼念季老镇淮兄逝世

田乃钊

上月得北大中文系寄来讣告，惊悉镇淮兄逝世，无限痛悼。我和他初中(淮阴)、高中(淮安)两度同班同学，当时就是同研读、同游乐、朝夕与共、互为知己的好友。这种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其中偶有中断)，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书信往来甚密，稍一迟复，彼此即感记挂。笔谈内容，除生活上互相关切，常问起居，交流医药保健做法外，主要是谈诗论文，以至唱和。当然，我是奉陪、请教性质，从而也更加了解一些他在学术上不断钻研的精神，以及他对诗歌改革的观点。因此，在追思故人时，我就分为下列三点谈谈对他的怀念之情。

一 浓郁持久的友情，令我难忘

得讣告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取出手边尚存的他近 10 年来的来信，共 41 封(包括 1995 年至 1996 年他因眼疾已不能书写，“口授”、由“小阿姨”代笔 10 封)，一一重读，思绪万千。1987 年 5 月 30 日函中寄来七绝一首：“少年游处同淮上，/小饮都门两白头；/梦里风云随逝水，/维新喜见古神州。”说的是那一年我由筑公出至京趋访，他约我至海淀烤鸭店(新开)小吃，摄影留念事。我本不能诗，勉为其难，凑成四句和之：“少年淮上风光好，/两度同窗意气投。/往事如烟人健在，/葱茏满目看神州。”那前后他诗兴颇浓，又陆续寄赠数首，有的我也曾“打油”作答，并寄去我的一些旧作求正，互以为乐。诚如他在信中所说，

“诗词已民族化，为吾等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工拙非所计也”（他所寄赠的诗，另纸附上，供北大中文系整理研究其遗作时参考）。我们之间的友情，不仅表露在赠诗中，而且体现在不断通信、纵情笔谈之中。他曾在来信中动情地说：“好久没见来示，十分想念。不与故人谈话，如同没喝陈年好酒，不免思之若渴。”“少时同窗，一世相交，如今只吾二人矣。”“与故人书，如同晤谈，无所顾忌，直书所见，望兄赐教”（在畅谈他对诗歌改革的看法时）。他更希望有机会再会面，“长谈几天”，“最好能做邻居”，尽管他也知道这些都“很难办到”，“感到很遗憾”。最后，我想引用他在 1996 年 7 月 3 日“口授”、由“小阿姨”代笔的一封信中最后的几句话：“现在跟老朋友通信的不多了，跟兄通信觉得很愉快。”这竟是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他给我的绝笔！俱往矣！长在吧！我们开始于 1930 年延续至今的浓郁的友情！

二 永无止境的钻研，令我敬佩

从近 10 年来他给我的来信看，虽然他已离休，而且患有哮喘等慢性病，却仍无时无刻不在研读、写作，总觉得很多任务待完成，时间不够用。从他来信所说，他的“基本任务就是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史》、《韩愈传》和《近代文学研究》三本书”，特别是第一本书，他既是主编，自己又要写稿。为了多方面参阅资料，他忙得到处找书、借书，甚至写信给我在苏州代为寻购《章太炎全集》等缺册。在为韩愈写传这个“任务”上，更可看出他无休无止、求全求美的追求。就他在《来之文录》中所发表的几篇有关韩愈的专文说，他写传本已很有根底。但他决不满足于此，而是更进一步进行钻研。他在 1994 年 2 月 26 日给我的信中说：“韩愈年谱已编好，此为第二稿，仍有待完善、定稿。即将进行写传：或小改动旧稿，或重写，使之通俗化，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这不容易，写写再看，恐怕仍需再看资料。这有类创作，要把韩愈写活了。韩愈活在我心中多年，就是不容易写得满意。现在

反正没有事，除了害病，就是读书写作；不必急于求成，总以自己满意为准。此外还有许多考证问题，拟写成杂论，附于年谱之后。”这段话中所说的精神，自然也表现在他对待其它任务上：都是认真之至。常有一些单位约他去参加学术会议，虽因健康关系，不能前往，也总写好发言稿或论文寄去（如 1992 年河南孟县“韩愈国际学术讨论会”、杭州“龚自珍诞生 200 周年纪念会”，1994 年北京“闻一多学术讨论会”等）。还有各方面来信约稿，要写的文章也不少。这些都会分去他计划中“主攻”任务所需的时间、精力。而他原订的“主攻”任务，又会自动“加码”，如 1994 年来信中说他“目前心中欲作之事，是再出一本文集，约 30 万字，仍需修改二三万字，新写二三万字。旧作分散不集中，需要抄写复制，主要是须看书”。“要看书（书又难到手），眼睛精力又不好。然而这些都不干，又干什么呢？看书看上瘾了，不看也不行。”

他的永无止境的钻研，还表现在作诗、论诗上，这在下面再专为论及。

三 颇有新意的诗论，令我心折

他在来信中和我谈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诗歌改革的走向问题，首先是 1989 年他谈律诗：“律诗和其它各体的旧体诗，定型已久，很难改变，亦不允许改变。律诗的对仗如不讲究，就取消了这一旧形式。这一形式比较难作，但其体则甚高雅，古诗、绝句都不能代替，而为诗人们所角逐的园地。今已民族化，在文化界相当普及。唯其难作，每见文化人颇有名，欲以律诗见其能，而每在对仗或平仄上见其不能。律诗如不过关，则很难被认为擅长旧体诗。今日的律诗，只押韵可以放宽，平仄仍须讲求，对仗为主要特征，更不可不用力完成。欲求新，须在内容上捉住感兴，寓形式格律于浑然一体之中。此体我写过多首，但满意的不多。老而无事，能得故人不时谈诗，亦不可多

得之快乐。”1993年来信谈，“关于诗歌原始意义的研究，闻、朱二师俱有文章：根据二师的研究，我觉得诗歌的起源发展问题确实解决了，为文学史研究者从来所未有。……甲骨文中无‘诗’字，‘诗’字出现在西周。‘诗言志’的话是战国时人讲的，大约接近后世所言的‘抒情’”。接着他多次从自己的写诗谈到对诗歌改革方向的意见。他说：“我要写一篇《学诗自述》，以表明我对诗的前途的看法，目的不在显示我的诗。……新诗走错了路，与晚清‘诗界革命’接不上头，当然它们不能成功。新诗还得走回头路。”“旧诗没有前途，我早已认定，作诗只是消遣……”“拟写《学诗自述》，就是要为旧诗找出路。现在旧体诗大行是表面现象……因为还未找到出路。这个出路，晚清大家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已开始在找，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到‘五四’时代，兴起了白话诗，而旧体诗未亡，但出路无人找了，似听其自生自灭。现在旧体诗出头反攻，并未恢复旧日荣光，白话诗似亦无多发展。看来要打破旧体诗与白话诗的界线，找到新的出路，就是诗路应怎样走，明确方向与方法，闯出新路来。这是我要在《学诗自述》中提出的问题。这篇文章定要做，不过要搜集材料，进行准备。……接着梁启超‘旧风格含新意境’讲下去，似可以得出新的结论。……”“兴来仍作诗，欲不冲破旧格调，保存旧风格，不容易。困难问题是新名词、人名、地名、特别是翻译名词无法进入旧形式，一进入就不像旧体诗。拟利用一切旧形式，旧格调，以调协为标准，不以文言白话为限，不以四言、五言、七言为限，调协则用之，形成散文化的杂言体。但四言、五言、七言等不废，短篇则用之。特别是七言绝句，已民族化，可大量运用，连结而排列之，可成长篇叙事、抒情、议论诗。”“诗不必分白话诗与文言诗，语言随时代变化而益丰富，作诗取其所需，以调协为主。形式亦不定四言、五言、七言而杂用之。骈散结合，以散文化为主要倾向。诗与散文本是同源。诗不散文化无法形成长篇叙事。诗不叙事无史之作用，诗即取消其本职，成为文人消遣之工具，所以身价跌落矣。但四、五、七言格律诗不废，形式虽短小，亦可